

文 學 叢 刊

夜 鶯 曲

靜

盧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有版權

定價三元七角

夜鶯曲

盧靜作

發行所

文藝林

發行所

文藝出版社
上海漢口路
電話四二一
八五四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九冊
第十六冊

夜鶯曲
風雪
伊瓦魯河畔
災魂
大姊
株守
山水
還鄉記

盧靜中篇
王西彥中篇
白朗短篇
田濤短篇
鄭定文短篇
吳岩短篇
馮至散文
何其芳散文

人世百圖
日邊隨筆
錦帆集外
生之勝利
曙前
短篇
青春
旗

靳以散文
辛廣田散文
黃裳散文
方敬散文
劉北汜散文
巴金書信
李健吾劇本
穆旦詩集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早上五點鐘，一道金色的陽光穿過被一層輕紗似的曉霧罩着的東山谷，掠過四週被羣山環繞的機場，把西山上的樹木染成一片絢藍。四周一片寧靜，藍天像大海，雲流點點似帆船，飄蕩得那麼的悠閒，那麼的輕盈，忽的被一陣陽光所渲染，就如魔術師耍了一套戲法，全變成朵朵錦繡似的明霞，微颺蹣跚山隈，林子裏隱起陣陣曉睡乍醒的鳥雀和鳴。

這時在東山腳邊一連串靠左的一間西式屋子的門呀的一聲開了，一個穿着白色制服的僕歐站在門邊一鞠躬，送出一個人來。這是一個穿着皮茄克祖籍中國的美國飛行員。他步履安詳，嘴角上掛一道微笑，上眼瞼的兩條又長又柔和的銀灰色的睫毛垂下來，伏伏的貼住了下面的兩條。但這動作繼續得

並不久，這祇是一瞬眼的工夫，他的眼又張開了，露出一雙明亮得和天空一樣碧綠的大眼來。他抬頭望望這清早的天，駐足在階石前的一輛指揮車旁，一壁從他的皮茄克袋裏掏出一塊白棉布，把指揮車前玻璃窗上隔夜積留下來的所有的露點霧氣擦個精光。

這是一個既不高又不矮有些地方未脫中國味的美國人，自去年他參加志願軍到中國以來，屈指一算該快一年了。這一年來他看到的很多，感到的也很多。猶記得去年來祖國時，經過太平洋、菲列賓、到達香港，他便覺得每跨近中國一步，他對這陌生的國土便多一分眷念。尤其是最近數月來，他真想在這塊有着溫和的人情，美麗的景物的地方，永遠住下去了。

『昆明真是個好地方！』

他坐上指揮車，想起等一回就會回到那美麗的城市時，他又高興了。香港雖不差，那個周圍被碧綠的海水環繞着的小島也有不少中國人，尤其是

那些高等華人，漂亮的小如太太們，摩天鋼骨水門汀住房，汽車也比昆明的新，昆明的多；但他總覺得它不夠中國味。真奇怪，以前他並沒來過中國，他爲什麼有這樣感覺，他自己也攪不清。也許是在小學裏，他看到過一本有着青色封面的書，書名他現在早已忘了，（天知道這是一本什麼書）他祇記得這本書面是青的，可是這書中的故事真美，正像這書的封面能深印在他的腦海裏至今不變一樣。這書中講的是一個東方的故事。故事是說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國這塊地方曾住着過一羣快樂的人們，那裏沒有戰爭，也沒有飢餓和憂患，教育使人們變得更聰明些，讀書並非爲升官發財，（因爲那裏根本無需升官發財。）入晚樹蔭幢幢，夜鶯開始高高低低歌唱它又甜蜜，又痛苦的調子催人入眠，於是月亮上升了。

所以他想真正的中國並不在昆明，更不在上海香港這些特殊的近代中國的一角。這一點他看得很清楚，當他在飛行時，祇要把操縱桿稍稍一拉，讓

飛機稍稍的側着翅膀飛，穿過駕駛室的窗外，他便能看到一片廣袤的大地，曲曲彎彎不盡的河流，不盡的山脈，不盡的一方方像豆腐乾似的阡陌，農莊。祇要在高空裏俯首下望，一比較，那沿海的幾個豆大的城市算得什麼呢？真的，那些酒醉燈迷被少數人所稱道的城市算得什麼呢？

路要轉彎了，他下意識的駕着那輛山兔似的指揮車也轉了一個彎。

這算得什麼呢？這種城市生活，他真有點過膩了。在美國不要說，即使在香港也一樣。他總頭昏腦脹的覺得在天翻地覆了，他全身感到燥熱，好！就來一杯冰淇淋。但過一回，清冷之意全消；反覺更煩躁，更覺樣樣不如意。

但自從他離開香港，轉入緬甸以後，他就像得了救，他時常離開機場去附近的鄉村兜風，看土人的宰牛殺豬，犒賞中國入緬的遠征軍。說也奇怪，他活了念來歲，還沒有見過用這樣的方法來屠宰呢，在美國有的是屠宰場，

有的是機器。上千上萬的牛羊，誰曉得他們用的是怎樣的屠宰法，然而在這里，在太平洋的那一岸，那地方上的人們，却手執鋼刀，手執那舉世出名的緬刀，就在鄉下的白場上，大樹下，在那些畜牲的頸下祇一抹就完了。而這呆傢伙，一向被看作祇吃不做，傻瓜一個的豬，這時却了然大難將到似的嗷嗷叫了起來，那些驕悍魁梧，平日默默的流着汗在田野裏整日工作着，母的又被擠着乳的牛，這當口，它們便前腳下跪，挺着眼望着上蒼，似祈禱，亦似懺悔，真夠虔誠。可是這模樣也真像一個甘願引頸就戮的傻子。這一切他看得呆了，正像在緬甸他初次看到他周圍副熱帶上高大的植物，看到會哇哇怪叫，滿牆滿樹亂爬的大蜥蜴時所發出的驚訝一樣。

但奇怪的事還不祇此呢！當他第一次駕着飛機飛入中國，經過連綿不斷的橫斷的山脈時，他還看到一幕奇景。他記得很清楚，這是一個月色朗朗的夜晚，白雲不離機身左右，雲面上躡着一層月色的銀輝，雲隙間嵌着幾顆隱

約的星星，丘陵的陰影似鬼影，搖晃着一個個在機身下飛渡了過去。

他忽感到眼底下一片亮，向下望，點蒼山畔一泓白汪汪的水，這是洱海了，過洱海，北去重慶可不行，一轉念，飛機已轉了彎，東去昆明四百基羅米突，昆明是一個美麗的城，這城市他早已打聽得明明白白，那裏有西山，龍門和一片煙波茫茫的昆明湖。想起他如今離它祇有四百基羅米突了，他真快樂。四百基羅米突並不算一條短路程，卡車得走兩三天，然而在駕着飛機的人看來，也並不算一樣怎麼了不得的長道路，一點半點鐘的時間也會到達的。

飛機向東飛，迎面而來的北極星轉入了左邊，而原在左邊的月亮却掉到飛機的背後去了。

飛機駛着一片月，也駛着他的夢，一個將被揭開而尚未被揭開的夢，他將去一個陌生的地方，看一些陌生的景象，這是一種際遇，千古不遇的機

會，而這一切都是他自己選定的，好像是一種緣法，不可避免的命運。中國好似一所花木凋零的古園子，它需要灌溉，而他就準備用胸膛裏的一口鮮紅的血來培植它，滋養它。像這地方的夜鶯一樣，除非他唱完了最後的一口血，它才不歌唱。想到這裏他又記起那本青色書裏夜鶯的故事來了，他奇怪爲什麼他現在已親臨這故事裏的國土，他並沒有聽到那些夜鶯迷人的歌唱！難道它們也已經入睡？或在深山的幽谷裏，所以他不聽見？他全沒有想到飛機飛得那麼的高，馬達聲又那麼的沉重，而這也不過是一個故事而已。

他好似一個白日夢者，一壁開着指揮車，一壁就不住在回憶去年第一次來中國時那晚的景象。

想着想着不覺到了飛機場，車子在飛機旁戛的一聲停住了。他看見幾個機械士倚着加油車在閒談，中間有一個舉手向他打招呼，做手勢。他懂得這意思，他知道他們已把什麼都準備好，只待他來。

他跳下車，翻身攀上飛機，雙手推開坐艙的玻璃窗，一看坐艙裏什麼都已全備，什麼也沒缺少，保險傘，聽筒，一應俱全。他戴上飛行帽，他覺得很幸福，很舒服，在這裏美麗的早晨飛回昆明該多美，尤其當他想起在一刻鐘後他即會安全的回到昆明，在任務完畢後會見他已分別一晝夜的那個在香港結識的金髮英國女郎時，他聳了聳肩，他那兩條銀灰色柔軟的長睫毛垂下來，顯得更長更美，形成一彎下弦月，心底兜上一個甜蜜的笑。

當晚八點鐘，地點在咖啡室。

他們選一張靠窗的桌子，窗外是馬路，這地方的繁華雖不比香港、紐約，但夜市却頗可觀。有熱鬧的所在，有清靜的區域，有鬧中極靜的，如今這咖啡店坐落的地方正是一個好例子。馬路的兩旁規律的植着綠葉的梧桐。咖啡店裏的燈光如水銀，白色的窗帘高捲着，一輪明月掛在窗外梧桐的樹梢頭。仔細一聽還可聽見有誰在高樓挑琴，悠悠揚揚的，遠處隱約着一陣斷續的一高一低的汽車喇叭聲。

那隻支在緋色右頰上的金髮英國女郎的手慢慢的落下來，落下來，終於祇剩三根蔥樣的纖指還留在那會說會笑，搽得血紅的小口旁了。但這小口却

沒說話，也沒笑，閉得緊緊的，她在注視電燈光下那杯靜止着的咖啡。

『你在想什麼？你可有些不舒服？絲蒂娜！』

他終於耐不住這岑寂的壓迫，開口了，他的話是那樣的柔和，悅耳。即使不看見說話的人，人們一聽這聲音，也能想到這說話人的姿態的。

『我在看杯子裏的月亮，這月亮真美麗，奈爾。』

逗留在嘴角邊的三根蔥樣的手指已落到桌面上愉快的在輕敲了，這自然是一種好表示。絲蒂娜抿着嘴笑一笑，低頭把那件棕色的外套向上一翻脫下來，然後又抬起頭帶着一雙女人們特有的迷人且懂事的眼對他一瞟。

『這有什麼好看，絲蒂娜！』那個喚作奈爾的飛行員稍稍有些驚訝了。『尤其量這也不過是個咖啡杯裏的月亮罷了，而你竟滿意這小小玻璃杯裏的月亮嗎？你們這些女人！』

究竟是一個兵士，性情未免有些急。其實這也算不了一件怎麼樣的大事

情，這僅是一個像鏡中之花般無關得失的虛無的平執而已。奈爾雖然並不講究這些細縷細樣的小地方，但講究起來，他就有一副牛性子，一些別人視作虛無漂渺的，他却往往會當了真。他的臉也有些脹紅了，兩隻碧眼這時自然張得更大了。

『這自然是好看的。這使我，』絲蒂娜仍舊輕描淡寫的。她就有這點毛病，人家愈急，她就會愈不在乎。

『這使你怎麼？』

『這使我想起六年前，經過地中海時，看到的那片月色來了。蒼蒼茫茫的，真使人有一種淒涼感。從此以後，我便有了愛月的嗜好，祇要有機會。在香港時，每當高樓舞罷，雖然時候已經晏了，我也總得找一點時間，管它能不能，去海邊坐坐，即使在樓上獨自憑着窗站一回，望着遠處海面上燈光隱約，月光隨波上下，一心情願，冒風冒寒，也絕無怨懟。你不記得了嗎？我

我們初認識的那晚，夜半時你約我去海濱的公園裏坐一回，這時天氣又熱，我們坐了很久，你問了我許多話，許多小孩似的傻來傻去使我無法回答的話。我想你現在自己也忘了。假使你還記得，你一定連自己都會笑折了腰的。譬如你問，「你爲什麼要路遠迢迢的來中國當舞女，這末年紀輕輕的？爲什麼今晚上的星星特別顯得亮，空氣裏佈滿了玫瑰花的芳香……」誰知道這晚你在什麼地方聞到了這陣天國的異香。你嘴裏嚙嚙嚙像一個酒鬼講不完了，然而你可曾注意到，我想你不會注意的，正當你說話最多時，也是我最沉默的當兒？……」

『唔，誰說我不注意，我正想問你，當時你的沉默究竟爲的是什麼？』

『噯，你怎麼這樣糊塗，還不明白？我當時正忙於看着海上的明月，我又想起我那晚經過地中海時的情景來了，我裝頭換尾的套了一句托爾斯泰的話，說給你聽，好不好：「好天氣時海上的月夜總是一樣的，唯有在壞天氣

時才能變出幕幕龍蛇鬼怪的奇景。」你道我這話對不對，套得又如何？」

「好，好，當然是好的。」奈爾又有些不耐煩了，端起杯來一口氣就吞沒了杯裏的月亮。

絲蒂娜笑了笑，她想：「你惱什麼，男人究竟是傻的多，我愛看杯裏這大月亮，你就賭氣吞了它？」但是她却說，「你惱我嗎？你可懂得「音樂是銀子，沉默才是金子」這句話？」

奈爾仰着頸子想了想，也不說什麼了。

轉眼他又覺得應該說些話，不應當讓她坐在那裏裝傻吧。於是他給她描摹一幅那晚他初來中國經過橫斷山脈時在飛機上所見到的風景畫。昆明上空的雲霧，郊外一行行的松柏，各種奇異顏色的羣山，一種清湛美妙的空氣。

「你可喜愛這秀美的異鄉，有可口的菓子，明澈的泉水，終年不枯的青草，山徑上鈴聲在溫暖的豔陽下催人入夢？」

『你所說的，都是我所高興聽的，你的話如音樂，引我去遊遊這美麗邦國的風景，看田野裏農人辛勤的工作，牽着牛羊，提籃攜筐的趕市集，小氣的斤斤於幾文錢進出的交易，在一道年久失修半圯的土牆下，這道土牆隱藏着一縷古代遺下來的溫馨。』

『你在什麼時候愛上它的，絲蒂娜。你的話像點金石，世上醜的，惡的經你一褒揚，從此也都增了光。但你這種不辨美醜，一味讚美的樣子叫什麼？』

『你說罷，你高興說它什麼就什麼，說它是缺陷美也好，說是我個人偏愛也好。』絲蒂娜裝作生氣的樣子，小嘴脣鼓得高高的。

『你莫生氣！』奈爾又着了急，鄭重其事的說：『我告訴你一樁事，你可曾聽見過夜鶯的歌聲！』

『沒有，晚上我睡得很好，我從沒留心過。』

『這也難怪你，在這樣清涼的夜裏，你一定睡得很甜。但我睡在西城郊的第一招待所，一壁是曠野，一壁是山陵，繞屋又廣植樹木，不論它晴晴雨雨，每晚十二時光景，風從東北角的山腰裏吹來，拂過屋四周的樹木，那時我在迷糊裏，睡在床上總彷彿覺得有誰在樓下樹叢裏歎息似的，如歌唱，也似悲泣。我想這一定是在小聚裏讀到的那本有着一個東方故事的青色書中的所謂夜鶯了。無疑的，這一定是它的歌聲，旁的鳥祇會在白晝啼唱；貓頭鷹雖然也在黑夜裏鳴叫，但這是一隻不祥鳥，祇會給人帶來了不幸和災難。有人說它的鳴叫不是在歌唱，而是在詛咒，在數着某一個人的眉毛。那個人的眉毛假如當真給它算清了，那他一定不久於人世了。你聽它的聲音就明白，陰慘透了。然而夜鶯的歌聲却不然，我不知道怎樣才能表達它？說是說不了的，什麼時候你不妨在夜裏留心聽一聽。』

『世上哪有夜鶯這東西，你聽見的一定是風聲，你是聽錯了。』